

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續考

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
吳國聖*

摘 要

在現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西夏文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6 中，保存了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之第五地與「世間技藝」(𐽀𐽁𐽂𐽃)有關的記載。此記載是《華嚴經》中具有特色的段落，可與其他佛典、論書互文比對。本文承繼本人前一研究〈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考〉之基礎，討論西夏人翻譯《華嚴經》時如何以西夏語文與文化來詮釋經典，以及如何以西夏文翻譯特殊用語的相關問題，嘗試分析西夏人翻譯《華嚴經》的具體案例，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。

關鍵詞：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、世間技藝、夏漢對勘、西夏語文

* 感謝與會學者在會議上的鼓勵與指導，特別感謝陳一標、索羅寧兩位教授建議補充部分說明，使本文更加完整。

一、研究緣起

凡論及中國漢文古籍版本，若有傳世之宋、元本，學者必定視若拱璧。宋、元本作為中國最早一批刻印本書籍，有其版本上的重要價值。歷代漢籍傳承久遠，內容遞嬗，迭有傳抄、再版。相對於偶然保存下來的出土胡語文書，漢籍傳諸後世的機會較多。就算早期版本不存，除了關鍵差異之外，大部分漢籍內容在其他年代較晚的版本中，還是有可能直接、間接地被保留下來。

西夏文文獻的狀況則有所不同。西夏國（1038-1227）與大宋（960-1279）國祚重合。¹從西夏文文獻之製作年代來看，當與漢籍宋、元本時間相近，可以說西夏文文獻只有宋、元本，但因西夏語文在元代之後式微殆盡，缺乏了承載文明的載體與人群，書籍文獻也無以流傳。大部分現存西夏文文獻都是出土文物，版本有限，存世數量不多，許多史料品種只有孤本或殘件。雖然種類、數量不多，西夏語文獻的優勢是其中保留著涉及官方、民間、宗教、商業等各種領域的珍貴記載。若從瞭解西夏文明的角度思考，西夏文文獻是最直接的材料，有著其他語文典籍無可取代的價值。

使用西夏語文的人群消失之後，西夏文獻遂成為無人能辨識的物件。在沒有母語使用者的情況下，要研究一門已經滅亡數百年的古代語文，誠非易事。前輩學人藉由比對佛典、漢籍之西夏文譯本與其漢文底本之間的異同，累積了相當多解讀成果。學者們也已編纂出幾部匯集西夏語彙的詞書，另外也有初級教材及語法研究的專書。看似研究工具已經周備，其實在實際分析文獻時，仍經常出現既有研究和文獻記載中尚未涉及，或無法解釋的難題。

筆者與西夏研究師友們都有相同的經驗：每次打開西夏文的詞書或早期研究，都會發現大小不一的問題。這是一門雖冷門，卻始終充滿活力的學問。研究者必須不斷檢驗既有的說法，修正自己的認知。找出問題，並設法解決它。不斷更新吾人對西夏語言、歷史的理解，是西夏歷史語言文獻學（Tangut philology）研究必經的道路。

在現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西夏文《𐌀𐌆𐌰𐌷𐌰𐌵𐌰𐌽𐌰》（大方廣佛華嚴經）卷 36 經摺中，保存了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之第五地「難勝地」（*सुदुर्जयानामपञ्चमीभूमिः/sudurjayā nāma pañcamī bhūmiḥ*）之經文，²其中有與「世

¹ 在西夏國滅亡之後，其人民仍然存續了一段時間。目前已知有記年資訊的西夏文文獻的下限，應該是明代弘治十五年（1502年）的西夏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，現藏河北保定古蓮花池公園。

² 梵文引自《十地經》（*Daśabhūmikasūtram*）目次。P. L. Vaidya, *Daśabhūmikasūtram*. (Darbhanga: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-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, 1967), content.

間技藝」(𐎗𐎆𐎗𐎆𐎗𐎆)有關的記載。這段經文，西田龍雄教授曾在 1975 年出版的《西夏文華嚴經》專書中逐字、逐詞研究過。³該書出版將近五十年後，筆者認為其內容已經有修正、補充的必要，於 2022 年發表了該錄文前半段的重新研究。⁴本文延續前文的研究方法，深入研究經文之內涵，繼續後半段錄文的解釋與考證。⁵

這段關於「世間技藝」的記載，是《華嚴經》中相當具有特色的段落，列舉了一系列名相和特殊用詞，可與其他漢文佛典或論疏有互相比對。本文將討論西夏譯經時如何詮釋經典，並分析如何以西夏文翻譯特殊用語的相關問題，嘗試以西夏人翻譯《華嚴經》的具體案例，分析其思維模式與詞語使用，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。

二、文本範圍與書影

筆者曾綜合前人意見，再行研究分析，確定此西夏文本刻本《華嚴經》的翻譯底本是實叉難陀所翻譯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(八十《華嚴》)(大正藏 279 號)。⁶以下先逐錄該段西夏錄文在漢文「八十《華嚴》」中相對應的經句：

佛子！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，世間技藝靡不該習。

所謂：文字、算數、圖書、印璽；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種種諸論，咸所通達；

又善方藥，療治諸病一顛狂、乾消、鬼魅、蠱毒，悉能除斷；

文筆、讚詠、歌舞、妓樂、戲笑、談說，悉善其事；⁷

國城、村邑、宮宅、園苑、泉流、陂池、草樹、花藥，凡所布列，咸得其宜；

金銀、摩尼、真珠、瑠璃、螺貝、璧玉、珊瑚等藏，悉知其處，出以示人；

日月星宿、鳥鳴地震、夜夢吉凶，身相休咎，咸善觀察，一無錯謬；

持戒入禪，神通無量，四無色等及餘一切世間之事，但於眾生不為損惱，為利益故，咸悉開示，漸令安住無上佛法。⁸

³ 見西田龍雄，《西夏文華嚴經》2。（京都：京都大學文學部，1975-1977），頁395-396、398。以下西田對這段經文之研究，均出於此三頁中之註釋。

⁴ 吳國聖，〈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考〉，《2022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下冊。（臺北：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，2022），頁195-207。

⁵ 本經典、版本之文獻背景與其他相關資料，請參照腳注5的專文討論。

⁶ 見吳國聖，〈西夏文華嚴經中的「孝」：基於梵、藏、漢、西夏文本對勘之研究〉，《2018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下冊，臺北：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，2019，頁327-35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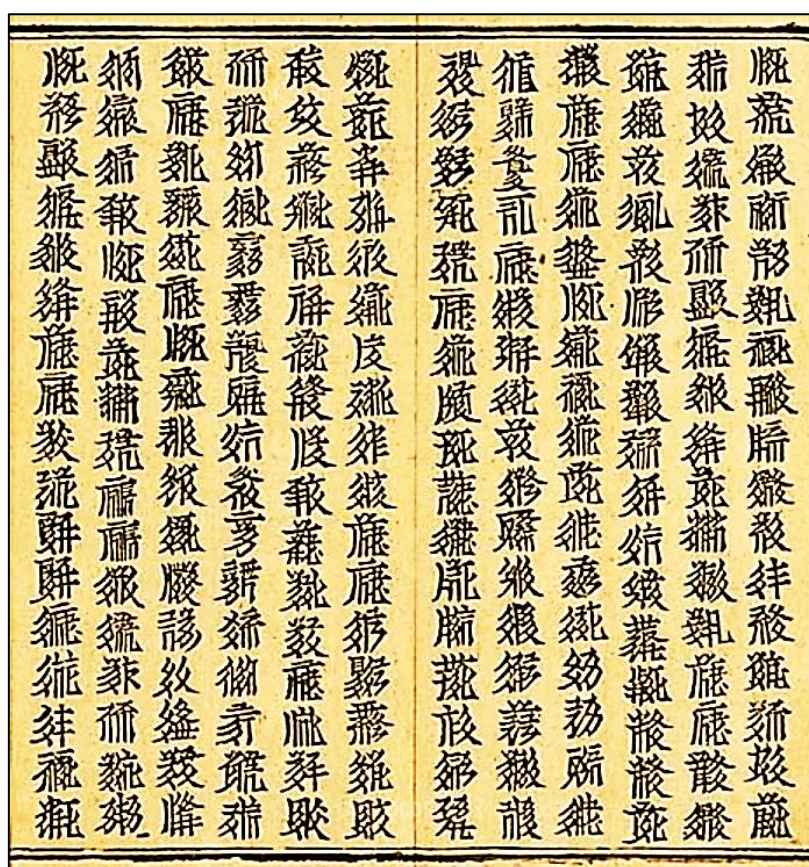
⁷ 前一研究（出處見腳注5）討論至此句為止，本文繼續討論此處之後的文句。

⁸ CBETA 2022.Q4, T10, no. 279, p. 192b8-20。筆者重新修訂其標點。

此段經文中列舉了多種身為「菩薩摩訶薩」應該學習的「世間技藝」，表明《華嚴經》對部分世間法的態度。不僅對佛學研究與修習實踐具有指導意義，經文中也出現了一些在其他西夏文獻中不常見到的詞彙與用法，值得深入討論。

本文站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之上，再次研究這段文本的後半段。西夏文本以原文、擬音、對譯三行對照呈現，下附漢文八十《華嚴》原文（標注為「八」），與筆者自西夏文新譯出之譯文（標注為「西」）。

西夏文擬音用龔煌城擬音。⁹單詞對譯、全句翻譯均由筆者重新撰寫。



圖一 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¹⁰

⁹ 由於李範文《夏漢字典》序言中說明其擬音採用「龔煌城方案」，目前臺灣以外的學者提及龔煌城擬音者，大多直接引用《夏漢字典》之擬音，2021年出版的韓小忙《西夏文詞典·世俗文獻部分》也沿用該擬音。但這兩部詞典中的擬音其實與真正的龔煌城擬音方案有所出入，在符號和內容上都有不少差異。本人研究之擬音均依據龔煌城《西夏文辭典》稿。本文中涉及之西夏擬音，若在其他著作中查得號稱基於龔方案，卻不同於龔方案的擬音，均特別標示出來。

¹⁰ 西田先生《西夏文華嚴經》書中的附圖，可能因攝影、製版過程中出現問題，在此段圖面文字筆畫有些許殘缺。本文使用京都大學新拍攝的原經摺的彩色相片作為圖版，筆畫完整，較書中圖版為佳。

三、文本解析

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
lhjij ²	we ²	gijj ²	nji ¹	mji ¹	·jij ²	rejr ² /lhejr ²	bo ¹
國	城	野、村	里、都	宮	帳；室	木、林	林。

八：國城、村邑、宮宅、園苑

西：（有）國城、村邑、宮宅、園苑

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
rar ²	mə ²	rewr ¹	dziəj ²	phu ²	šji ²	wja ¹	tsə ¹	wjij ²
泉	泉、源	澤	池	樹	草	花、華	藥	存有

八：泉流、陂池、草樹、花藥

西：泉流、陂池、草樹、花藥

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	𨮒
šji ¹	bio ¹	khji ²	to ²	zji ²	gjwi ²	šjwii ²
所	行、列	行、序	盡、皆	皆、悉	句、詞	順、雅

八：凡所布列，咸得其宜。

西：凡所布列，咸得其宜。

上述段落，西田先生譯為「國城，村落，宮宅，梅林，泉源，澤池，樹草，華藥有るにしたが順い，布列する（もの）皆な悉く妙和し」¹¹（依照國城、村落、宮宅、梅林、泉源、澤池、樹草、華藥，所布列者皆悉妙和）。¹²西夏文「𨮒𨮒𨮒𨮒𨮒𨮒……」等字詞，在已知的夏漢對譯文獻中，有許多不同的譯法，以下逐詞討論。

在現有的西夏文辭書中都沒有收錄「𨮒𨮒」一詞，在西夏文世俗文獻中目前也尚未見過「𨮒𨮒」二字連用成詞的案例，很難判斷西夏人如何理解這個詞，姑且先依照漢文原文討論。¹³

漢文「國城」一詞在《漢語大詞典》中作兩解，都與「國家的首都」有關：

【1】指國都的城郭。《呂氏春秋·制樂》：「興事動衆，以增國城。」；【2】國

¹¹ 原文無訓讀，此處為筆者添加。

¹² 現代漢語譯文為筆者翻譯，本文日文引文之漢譯文皆然。

¹³ 既然西夏文《華嚴經》有「𨮒𨮒」一詞，西夏語可能有這個詞，或是一個西夏人可能可以理解其意義的語詞。然此詞不見於現有的西夏語世俗文獻，諸西夏語字詞典也未收錄此語詞。也有可能「𨮒𨮒」只是漢文「國城」的逐字對譯。

都。《管子·八觀》：「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，其野不足以養其民。」¹⁴就本段《華嚴經》漢文字面而言，「國城」也可以解釋成「國家之城」，後接「村邑」，似乎是用來與「村邑」對舉，不一定特指「首都」。¹⁵「村邑」，意為「村鎮」(town)，與「國城」(city)相對，應指鄉村地方的聚居區。

由於字面意義費解，必須觀察一下藏、梵文本，試著理解這些漢語語詞是如何從原文翻譯出來的。漢文本八十《華嚴》的「國城、村邑、宮宅」等三個名詞，在藏文本中對應「ལྗོངས་ལྗོངས་ལྗོངས་ལྗོངས་」，¹⁶對應梵文本之「ग्राम नगर /grāma nagara」。¹⁷梵、藏文本逐字相對應，*grāma* 對應 ལྗོངས (人戶、村里、聚落)，*nagara* 對應 ལྗོངས་ལྗོངས་ (城邑、宮城)，其對應與梵藏對譯之慣例相合，藏文本之底本推測同於現存梵本。梵文本為漢文之底本，其實梵文本只有兩個詞，但漢文本《八十華嚴》卻翻成三個詞，可能翻譯當時譯場認為「*grāma nagara*」意義複雜，有必要多用幾個詞來翻譯，盡可能保存其詞義。在東晉本四十《華嚴》中，則對譯為四個詞「國土、城郭、聚落、室宅」，¹⁸若兩漢文本之底本相同，則這些譯文都經過為了讓人理解而「複詞加譯」的過程。八十《華嚴》的「國城」，既有可能是為了兼顧梵文語詞「*nagara*」的多重複雜意義而造出之詞，亦有可能是四十《華嚴》譯文「國土、城郭」的摘錄，不能僅從漢文文面來解釋其為「國都」。同樣地，八十《華嚴》的「村邑、宮宅」也有可能是參考了四十《華嚴》的「聚落、室宅」之後，從「*grāma*」衍生出來的譯法。梵、漢文兩詞順序相反，兩種漢文本均以「國城、國土」為先，可能與中國的封建禮教概念有關。

西夏語《華嚴經》以「薩纒」對譯「村邑」，西田先生在《西夏文華嚴經》書中將「薩」譯為「村」，「纒」譯為「家」，「薩纒」譯為「村落」。他並未說明將「薩纒」譯為「村落」之原因。在夏譯佛典中，「薩纒」一詞另見於西夏語《禪那禪那流麤瑟茲叢爻》(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)：¹⁹

纒	薩	纒	糝
thja ¹	gij ²	nji ¹	kha ¹
此	村		中

譯文：此村中。²⁰

¹⁴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3，頁630。

¹⁵ 西夏文本是從八十《華嚴》的漢文底本譯為西夏譯本，而本文涉及經文在現存諸漢文藏經之八十《華嚴》中文句沒有差異。討論現存其他異譯《華嚴》(四十《華嚴》、《十地經》等)對西夏經文之底本研究幫助不大，故本文不欲深究漢文異本的版本差異。

¹⁶ 德格本藏文大藏經，36-214b。

¹⁷ P. L. Vaidya, *Daśabhūmikasūtram*. p. 29. 原文整句連成一行，且有samdhi變化，此處已將連音還原，並拆分為個別單詞。

¹⁸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CBETA 2023.Q1, T09, no. 278, p. 556c4。

¹⁹ 《禪那禪那流麤瑟茲叢爻》，圖版見 Eric D. Grinstead, *The Tangut Tripitaka Parts 9*. (New Delhi: Sharada Rani, 1971), p. 2206.

²⁰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卷10 (CBETA 2023.Q1, T24, no. 1452, p. 454b18)。「根本說一

「穉穉」二字直接對譯漢文本的「村」字。從《華嚴經》、《目得迦》等兩則夏譯佛典之案例，可以確認西夏語「穉穉」對應漢語的「村」。

「穉穉」不僅在佛典中作為「村」或「村邑」的翻譯，在世俗文獻中也出現過，應該是西夏語固有詞。「穉穉」曾出現在《三才雜字》甲種本序言中，此序言原無漢文本。²¹聶鴻音等人將「穉穉」譯為「村邑」，²²韓小忙譯為「村野」。²³

「穉穉」一詞在已知夏漢對譯文獻中並不多見，聶、史二氏著作中「村邑」之解讀，顯然是參考了西田對《華嚴經》的解析（亦即依據《華嚴經》中「穉穉」對應漢文「村邑」之案例）。至於韓氏今譯「村野」，或因西夏語「穉」字在其他文本中有不少對譯漢語「野」的例子。例如西夏譯《類林》中有「穉獍」對譯漢文「野豹」：²⁴

穉	獍
gij ²	zewr ²
野	豹

西夏譯《孟子》有「穉獍」對譯漢文「野人」：²⁵

穉	獍
gij ²	dzjwo ²
野	人

在相關用例中，「穉」字多半表示「偏鄙之地、田野」。

「穉」字則主要是「家」、「舍」之意，例如「穉經」（在家）、「穉雞」（出家）、「穉人」（家人）。²⁶但此字似乎並非指稱單一戶人家，而是泛指多戶人家，甚至是聚落等較大規模的聚居狀態。Кычанов—荒川《西夏語詞典》曾著錄

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」（*Mūlasarvāstivāda nikāya nidāna mātrkā*）是說一切有部律的一部著作，分為兩部分：前五卷為「尼陀那」（*nidāna*），意為「因緣、起源」，是經（*sūtra*）的十二部（十二分教）之第十類。後五卷為「目得迦」（*mātrkā = Pali mātikā*），意為「本母」或「綱目」，亦指「本事＝本生故事」。此著作主要以故事形式記載「律」的來歷。

²¹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10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39。

²² 聶鴻音、史金波，〈西夏文《三才雜字》考〉，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》，1995：6（1995），頁82-83。

²³ 韓小忙，《西夏文詞典·世俗文獻部分》冊3。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1），頁190。

²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10》，頁261。

²⁵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11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66。

²⁶ 以上詞例出自龔煌城《西夏文字典》手稿。

一則不明出處的詞例「蕊穉」，譯為漢文「村邑」，²⁷「穉」字為「村、里」之意。若將「蕊穉」、「蕊穉」兩詞相對照，兩者的結構似乎都是由「蕊」（野）來修飾、補充後面的中心詞「穉/舍」或「穉/村」：

蕊	穉	蕊	穉
gij ²	nji ¹	gij ²	wju ²
野	家、舍	野	村、里

「野」字在漢語中所指稱的地區，比較明顯地遠離人煙，「郊」則離城市較近，甚至城市邊緣都可以稱之為「郊」。將「蕊穉」直譯為漢文「村野」或「野村」，是否真的貼近西夏人的理解，不得而知。「蕊」字有可能對應漢語的「郊」或「野」。「蕊穉」也有可能接近漢語的「郊村、郊居」之意。

關於西夏語詞「蕊穉」，筆者找到一個似乎與其有平行構詞關係的藏語詞「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」。「དགོན」在藏語中為「曠野、偏鄙荒蕪之地」，意同西夏語「蕊」；「གྲོང」意為「人家、村莊、聚落」，意同西夏語「穉」。「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」一詞也譯為「鄉、鄉村」，與西夏語「蕊穉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²⁸

《華嚴經》經文中的「蕊穉」一詞，西田龍雄譯為「梅林」，此處則頗有問題。他在《西夏語の研究：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》書中的〈西夏文字小字典〉，將「蕊」字解讀為「梅」（見圖2）：

17-091

蕊 *re «梅»: 流風音類, 小類 51 (49B3), 注(㊦) 穉
*riju «竹»: 文字要素 卩, 𠂇, 𠂈, 𠂉 に分析できる
(B3).

圖2 西田龍雄〈西夏文字小字典〉對「蕊」字的分析²⁹

²⁷ E. И. Кычанов, 荒川慎太郎, *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(Си Ся) Языка: Тангутско-Русско-Англо-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*. (Киото: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, 2006), p. 674.

²⁸ 「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」此詞未見藏文辭典收錄，但查藏文資料庫BUDA，可確定是一個名詞。例如「སི་ཁོང་མཚོ་དང་དགའི་གྲོང་བ་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་གི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ས་རྒྱུས་པ།」中的「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」應譯為「鄉」。見ལྷོང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གྱི་མཚོ་དང་བྱང་རིག་ལོ་གཉིས་ཀྱིས་བཅམས་, 〈སི་ཁོང་མཚོ་དང་དགའི་གྲོང་བ་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་གི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ས་རྒྱུས་པ།〉, (ལན་གུའུ་: ཀན་སུའུ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་དབུ་སྐྱོན་ཁང་, 1998), 扉頁。因「དགོན」字除「郊野」之外，另有「寺院」之意，部分用例會以「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」表示「村寺、寺村」之類用語。

²⁹ 西田龍雄, 《西夏語の研究：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》冊2, (東京: 座右宝刊行会, 1966), 頁327。

而李範文各版本《夏漢字典》中，「菴」字也都收錄「梅」的義項。³⁰這種解釋在西夏研究由來已久，其詞例均出自《番漢合時掌中珠》「𦉳菴𦉳」（梅花）（見圖3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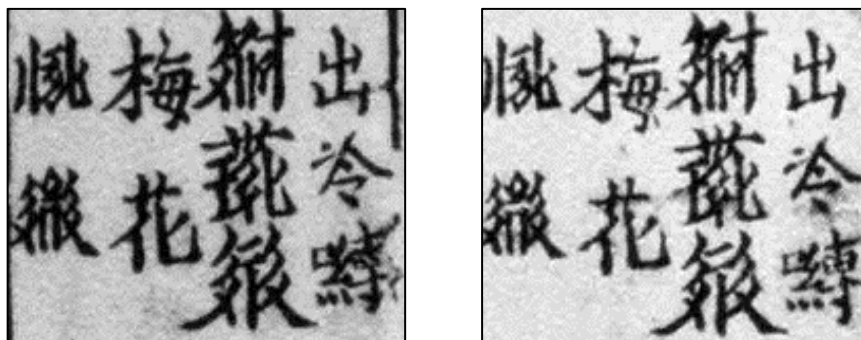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《番漢合時掌中珠》中的「𦉳菴𦉳」（梅花）[左：甲種本、右：乙種本]³¹

「𦉳菴𦉳」（梅花）一詞中的「𦉳」字解為「花」沒有問題，單從《掌中珠》書中就有不少例子，就連「華嚴經」經名也是以含有「𦉳」字的「𦉳𦉳𦉳𦉳」來對譯。而「𦉳菴𦉳」前半的「𦉳菴」二字，正常情況下當然對應漢文的「梅」。西田在〈西夏文字小字典〉中將開頭的「𦉳」字解為「醋」：

204 06w

𦉳 *tšhju «醋»: 正齒音類, 獨字(40B3), 注(右) 菴*?
 «醋?»: 文字要素 𠂇, 𠂈, 𠂉 に分析でき(A3). 文字
 𦉳 «舌»を意符とする派生字.

圖3 西田龍雄〈西夏文字小字典〉對「𦉳」字的分析³²

「醋」字之解讀來自《掌中珠》詞項「𦉳𦉳」（醋）：³³

𦉳	𦉳
tšhjwir ²	rjir ²
醋	汁

³⁰ 以最新近出版的《簡明夏漢字典》為例。李範文，《簡明夏漢字典》，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510-511。

³¹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10》，頁7、25。

³² 西田龍雄，《西夏語の研究：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》冊2，頁434。

³³ 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10》，頁8、26。

《同音》中另有「菴薺」一詞，³⁴既然「菴」字如前所述為「梅」之意，而「薺」字意為「竹」。職是之故，前人復將「菴薺」解釋為「梅竹」。³⁵

然而，如果依照前述解釋，那麼《番漢合時掌中珠》「緜菴薺」（梅花）一詞中的「緜菴」一詞就要解為「醋梅」或「梅醋」了，而非「梅」。「緜菴薺」（梅花）也因此變成「梅醋花」或「醋梅花」了。若要說「緜菴/醋梅」是「梅」的同義複詞，文意有些牽強。

其實，「菴」字在《文海》中，是用來解釋「菴」[sji¹]（木、樹）的同義字，³⁶並不具有「梅」（plum）的相關意義。若欲討論「緜菴」一詞，可以參考《類林》如下之例句：³⁷

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
tshew ¹	tsha ²	da ²	gja ²	mji ²	ywə ²	rjir ²	tshjwir ²	sji ¹	bo ¹	dju ¹
[曹]	[操]	言	「我(等)」 ³⁸	前	酸	木	林	存在		

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	𣎵
thja ²	·jij ¹	mjaa ¹	tja ¹	ŋa ²	ŋa ²	tshjwir ²	lji ¹	·ji ¹
其、彼	之	果	者	相當	酸	也	謂	

《類林雜說》漢文：操曰：「前有梅林，其子甚酸。」

譯文：曹操說：「我們前面有梅林，其果甚酸」云云。

³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7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25、53。

³⁵ 李範文，《簡明夏漢字典》，頁510。

³⁶ 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7》，頁128。

³⁷ 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11》，頁242。

³⁸ 「𣎵」早期研究見林英津，《夏譯《孫子兵法》研究》上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4），頁4-38，注112。E. И. Кычанов, 荒川慎太郎, *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(Си Ся) Языка: Тангутско-Русско-Англо-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.*, p. 731. 史金波認定「𣎵」為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。見史金波，《西夏文教程》，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176。聶鴻音認為是「第一人稱敬語」，見聶鴻音，《西夏文字和語言研究導論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），頁265-266。但聶氏所謂「敬語」是由地位高者對地位低者使用，與一般「敬語」係由下對上使用者，定義有些出入。筆者暫且推測此語可能類似日語中年長對年幼者、位高者對位低者所使用的「謙讓語」，或者考慮聽者心情所使用的「丁寧語」。

這個例句恰好是成語「望梅止渴」的由來典故。而「𪗇」字從引文中的夏漢文對照來看，其對應的概念應該是「酸」，而不是「醋」。因此，前述《掌中珠》「𪗇𪗇」（漢譯：醋）一詞的逐字解析應該修正為「酸汁」：

𪗇	𪗇
tshjwir ²	rjir ²
酸	汁

整合以上所有討論，《類林》以「𪗇𪗇」（酸木）對譯漢文「梅（樹）」，而「𪗇」字意思為「木」，並不含「梅」之意。若將《類林》「𪗇𪗇」（梅樹）與《掌中珠》「𪗇𪗇」（梅樹）兩相對照，「𪗇」、「𪗇」兩字意義似乎相近，可能猶如漢語的「木、樹」之間的差異。

很清楚地，主要區辨「梅」之意義者，在於前面的「𪗇：酸」字，而非後面的「𪗇/𪗇：木」。「𪗇：酸—𪗇/𪗇：木」即西夏人指稱「梅」這種木本植物的用語，很可能是以梅子強烈的「酸味」作為其特徵，而命名之。

是故，前文提到的例詞「𪗇𪗇𪗇/梅花」，應該解為：

𪗇	𪗇 ³⁹	𪗇
tshjwir ²	rejr ²	wja ¹
酸	木	花

漢譯文：梅花

既然「𪗇」字是「木」而非「梅」，前文提到的《同音》「𪗇𪗇」一詞，⁴⁰也應解釋為「竹木」，而非「梅竹」：

𪗇	𪗇
rejr ²	lhju ²
木	竹

「𪗇𪗇」這種構詞法有點類似滿語的 ᠴᠤᠰᠤ ᠮᠣᠣ (cuse moo, 「竹子」：cuse/竹子+moo/木)，cuse/竹子為其品名，⁴¹moo/木為其類型)。

³⁹ 李範文擬音為[lhejr²]。李範文，《簡明夏漢字典》，頁510。

⁴⁰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7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25、53。

⁴¹ 滿語「cuse」源自漢語「竹子」、「紬子」、「厨子」等詞，一如「dangse」為「檔子」（檔案）之對音。

上述討論確認了「菴」字非「梅」之意，若重新回到《華嚴經》本文來看，「菴菴」一詞就不能如西田先生所述，譯為「梅林」了。「菴」字在夏譯《孫子》中有兩義，對譯漢語「林」或「隊（列）」，⁴²這兩種意思也見於其他西夏文獻。西夏《華嚴經》以「菴/木-菴/林」對譯漢語「園苑」，漢語「園苑」意即「園囿、庭院」之意。「菴菴」一詞另外見於英藏黑水城文獻之書名《菴菴菴菴菴》（見圖4）：

菴	菴	菴	菴	菴
gja ¹	bjuu ²	rejr ²	bo ¹	tshji ²
軍	統、將	林	林、列	典

《菴菴菴菴菴》即漢文兵書書名《將苑》之西夏語譯。「菴菴」一詞在夏譯《孫子兵法》中，對譯漢文《孫子兵法》的「軍將」，⁴³另在夏譯《類林》中對譯《類林》漢文本之「將軍」。⁴⁴因此，「菴菴」二字顯然對應《將苑》書名之「將」，而其後的「菴菴」二字就要對譯《將苑》書名之「苑」了。此例可作為西夏《華嚴經》以「菴菴」對譯「園苑」之旁證。

「菴菴」（咸）見本論文引文最後一段之討論。



圖4 夏譯《將苑》卷末書名書影局部⁴⁵

⁴² 林英津，《夏譯《孫子兵法》研究》下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4），頁7-131。

⁴³ 例子甚多，茲舉一例為代表：林英津，《夏譯《孫子兵法》研究》上，頁3-10。

⁴⁴ 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11》，頁224。

⁴⁵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，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》2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219。

繆	繇	𪗇	𪗈	𪗉	繆	𪗊	𪗋
kie ¹	ŋwo ²	mo ²	dzji ¹	nji ²	ɣiej ¹	niaa ²	ɣji ¹
金	銀	【摩】	【尼】	珠	真、實	琉璃	琉璃

八：金銀、摩尼、真珠、瑠璃
西：金銀、摩尼、真珠、瑠璃

𪗌	𪗍	𪗎	𪗏	𪗐	𪗑
kwə ²	ɣjiw ²	siwə ¹	khiwə ¹	nji ²	·u ²
螺	玉	珊瑚		等	庫；藏

八：螺貝、璧玉、珊瑚等藏
西：螺、玉、珊瑚等藏

𪗒	𪗓	𪗔	𪗕	𪗖	𪗗	𪗘	𪗙
tji ¹	tji ²	zji ² /李	zji ²	nwə ¹	thji ¹	mji ¹	·jjj ¹
置	處所	皆	知，	放、脫，	他人	於(dative)	示、教

八：悉知其處，出以示人
西：悉知其處，放以示人

「𪗒𪗓」一詞未見現有詞書收錄。兩者構字部件與發音均相同，應有同源關係，僅音調不同以區辨詞類：「𪗒」為動詞「放置」，「𪗓」為名詞，表「處所」。⁴⁶「𪗒𪗓」為「放置的地方」之意，⁴⁷對譯漢文「(其)處」。

「繆繇」金銀(125)、「𪗊𪗋」琉璃(131)、「𪗎𪗏」珊瑚(126)等詞均見於《掌中珠》，用字與意義都與此處《華嚴經》引文相同。對譯「螺貝」的「𪗌」字則見於《掌中珠》212「𪗌𪗍」(海螺)。

𪗌	𪗍
ŋjow ²	kwə ²
海	螺

對譯「璧玉」的「𪗍」字，在《掌中珠》中見於兩處：「𪗍𪗎」(玉兔)(046)、「𪗍𪗏」(玉花)(136)：

𪗍	𪗎	𪗍	𪗏
ɣjiw ²	·o ²	ɣjiw ²	wja ¹
玉	兔	玉	花

⁴⁶ 相關討論見林英津，《夏譯《孫子兵法》研究》上，頁4-84~4-85。

⁴⁷ 動詞+「𪗓」表示該動作發生的地點。

漢語的「玉」字作構詞成分時，不一定表示「玉石」(jade)。例如一般語境下提到的「玉女」、「玉人」，嚴格說來都跟具體的物質「玉」沒有關連，而是表達「美好」意涵的語詞。上述例子中，漢文語詞「玉兔」與「玉花」的「玉」字，在西夏人眼中確實以表示「玉/jade」的「𠵹」來對譯。至於「玉兔」與「玉花」這兩個詞只是從漢語引入的外來詞、或為漢語之直譯、還是西夏語也有平行構詞「𠵹𠵹」與「𠵹𠵹」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只能說這些語詞應該在當時的西夏社會是相對常見的用詞，以致於在編寫日用雜字教材《掌中珠》時，需要編入。

「𠵹𠵹」一詞，為漢文「摩尼」之音譯，「𠵹」字見於《掌中珠》「𠵹𠵹」(071)，對譯漢文「麼竭」，即黃道十二宮中的「摩羯」(Capricornus)。「麼」、「摩」同音，故「𠵹」可以對音「摩」：

𠵹	𠵹
mo ²	khja ²
麼	竭

西田先生將此段譯為「金銀摩尼，眞珠琉璃，螺玉珊瑚等の藏を置く處を皆な知り，垂らして他人に示す」(皆知放置金銀摩尼、眞珠琉璃、螺玉珊瑚等的庫藏處所，垂下並指示他人)。其譯文「金銀摩尼，眞珠琉璃，螺玉珊瑚」以四字為一分句，有些遷就《大正藏》的漢文斷句了，應該分為「金銀、摩尼、眞珠、琉璃、螺、玉、珊瑚」等七種珍寶物質。

此外，「𠵹」字意為「放、棄、脫」，若譯為「垂らす」也有問題，應該是解讀時與形近的另一個西夏字「𠵹」(意為「垂、尾、下」)兩相混淆了。

𠵹	𠵹	𠵹	𠵹	𠵹	𠵹	𠵹	𠵹
be ²	lhji ²	gji ²	gji ¹	we ¹	bjj ²	lji ²	saar ¹
日	月	星宿		鳥	鳴	地	震

八：日月星宿、鳥鳴地震

西：日月星宿、鳥鳴地震

𠵹	𠵹	𠵹	𠵹	𠵹	𠵹	𠵹	𠵹
gji ²	mjiij ¹	gjuu ²	ljiij ²	lju ²	jjj ¹	ŋa ²	niow ²
夜	夢	吉	凶	身	相	好	惡

八：夜夢吉凶，身相休咎

西：夜夢吉凶，身相好壞

𪛗	𪛘	𪛙	𪛚	𪛛	𪛜	𪛝	𪛞
zji ^{2 48}	bioo ¹ /bjoo ¹	thjuu ¹	njwi ²	zji ²	mji ¹	dzji ¹	da ²
皆	觀	察	能、善	皆	無	錯	謬

八：咸善觀察，一無錯謬

西：皆善觀察，均無錯謬

「𪛚𪛛」日月(046)、「𪛘𪛙」星宿(046)、「𪛜𪛝」地動(124, 即「地震」⁴⁹)等語詞均見於《掌中珠》,「𪛗𪛘」(鳥鳴)則多見於夏譯佛典。⁵⁰「𪛘𪛙」[gji² gjij¹]一詞,兩字字形與發音均相近,似乎是有雙聲關係的連綿詞。「𪛘𪛙𪛚𪛛」(夜夢吉凶)、「𪛘𪛙𪛚𪛛」(身相好惡/休咎)則可能為漢語直譯為西夏語,且夏漢雙語詞序恰好相合。

夏譯《類林》第三十有〈占夢篇〉:

𪛘	𪛙	𪛚	𪛛	𪛜	𪛝
mjiij ¹	seew ²	tji ¹	so ¹	ya ²	tsew ²
夢	占	篇	三	十	第

固然此〈占夢篇〉為唐代類書《類林》之編者,彙集古代漢籍中與夢占相關之故事而成,但從西夏譯者的譯文中,並沒有為了說明相關概念,而增添額外的解說,顯示「𪛘𪛙」(占夢)在西夏人中或許是可以接受,甚至經常實踐的概念。

西夏語「𪛘𪛙」(身相)一詞另曾見於夏譯《彌勒上生經》,同樣對譯漢文「身相」。⁵¹「𪛘𪛙」(觀察)另見於夏譯《妙法蓮華經》。⁵²「𪛘𪛙」(錯謬)於夏譯《佛說本行集經》中曾對譯漢文「怪悞」,於夏譯《阿含經》中曾對譯漢文「錯亂」等語。⁵³

西田先生翻譯此段西夏錄文為「日月星宿,鳥鳴,地震,夜夢,吉凶,身相の善惡を皆な觀察し能い,皆な錯謬せず」(漢譯:「日月星宿、鳥鳴、地震、夜夢、吉凶,身相之善惡」皆能觀察,皆不錯謬。)大致上均接近西夏文、漢文原

⁴⁸ 李範文《夏漢字典》擬音作[zji²]。李範文,《簡明夏漢字典》,頁2。

⁴⁹ 臺語、客語至今仍稱地震為「地動」(漳泉tē/tuē-tāng, 四縣 thi⁵⁵ thung²⁴)。

⁵⁰ Nevsky曾引用四十《華嚴》的例詞:如「𪛗𪛘𪛙」(鳥和鳴),見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. I* (Москва: Изд-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1960), p. 571.《簡明夏漢字典》復轉引之。見李範文,《簡明夏漢字典》,頁543。

⁵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. I*, p. 324.

⁵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. II* (Москва: Изд-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1960), p. 638.

⁵³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. I*, p. 272.

意，唯其譯文中「𦉳𦉳𦉳𦉳」（夜夢吉凶）四字應該連在一起，作「夜夢之吉凶」解，「夜夢」、「吉凶」並非兩件事，不應從中點斷。

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
kie ¹	·jii ¹	·sjä ¹	·o ²	mee ²	mjiir ²	mji ¹	pju ¹
戒(借詞)	持守	禪(借詞)	入	神	靈通	無	量

八：持戒入禪，神通無量

西：持戒入禪，神通無量

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
ljii ¹	tsə ¹	mji ¹	nji ²	niow ¹	dzji ²	rjur ¹	kha ¹	da ²	ŋowr ² ŋowr ²
四	色	無	等	及	餘、他	世	間	事	一切

八：四無色等及餘一切世間之事

西：四無色等及餘一切世間之事

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	𦉳
lew ¹	·ji ¹	wee ¹	·jii ¹	ŋjwo ^{2 54}	·zji ¹	mji ¹	wji ¹
但、唯	眾	生	於	損	惱	不	為

八：但於眾生不為損惱

西：但於眾生不為損惱

西田先生翻譯此段為「戒持，禪入，神通，無量，無四色等，復た餘の一切の世間事を，唯だ衆生に損惱を爲さず」⁵⁵（持戒、入禪、神通、無量、無四色等，又其餘一切之世間事，但對眾生不為損惱。）。

對應漢文「持戒」、「入禪」的「𦉳𦉳」和「𦉳𦉳」，西田先生似乎都依照西夏字的順序翻譯成「戒持」和「禪入」了。看似直譯，其實是因為日語與西夏語的動賓詞組詞序相同，「戒持」和「禪入」在此處應解釋為日語的動名詞，即未附上「送り仮名」的「戒持ち」與「禪入り」，其構詞法猶如「金-持ち」（有錢人）或「つゆ-いり」（入梅）一般，都是賓語+動詞連用形，省略賓格動詞「を」所形成的名物化動詞。西田先生的日譯文並非以現代口語撰寫，而是帶有濃厚文言調/成分的書面日文，解讀時必須具備相關知識。

⁵⁴ 另有擬音作ŋjow²/ŋwo²。

⁵⁵ 漢字之訓讀為筆者添加。

對應漢文「四無色等，及餘一切世間之事」的西夏經文，是觀察西夏人如何閱讀、理解漢文《華嚴經》的內容、語法的珍貴窗口。「四無色」，又名「四空天」、「四空處」、「四空定」、「四無色定」，都是由數詞「四」修飾後方的諸名相，表示「無色」(arūpa)有四種。「四無色」之梵語「catvāro' rūpyāḥ」⁵⁶或「catasraārūpya-samāpattayaḥ, catvāraārūpyāḥ」⁵⁷，係由「catur>catvār-/catasra」(四)+「ārūpyāḥ」(無色)等詞構成。藏語亦由「གཟུགས་མེད」(無色)+「བཞི」(四)組成「གཟུགས་མེད་བཞི」(四無色)。⁵⁸

因此，漢語「四無色」應是「四」種「無色」。在西夏語中，如同藏語一般，「𐵇𐵇/無色/གཟུགས་མེད」是由後方的「𐵇/無/མེད」來修飾前面的「𐵇/色/གཟུགས」，再由「𐵇/四/བཞི」來修飾「無色」。⁵⁹以圖示之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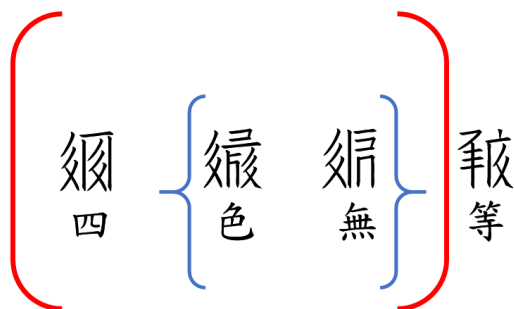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西夏語「四無色等」的修飾關係圖

西田先生將其譯為「無四色等」，是將「四色/𐵇𐵇」作為一個名詞，再用後方的「無/𐵇」去修飾「四色」，形成「無四色」，即 [{四色}無] 等。雖然從西夏語法上看並非錯誤，算是另外一種讀法，但是與《華嚴經》經文原意就有出入了。

「餘一切世間之事」句中，係以「𐵇𐵇/世間」修飾後方的「𐵇/事」，再以更後方的「𐵇𐵇/一切」來形容「世間事」，最後加上表示「其餘」的「𐵇」來統括「一切世間事」。共有四個層次，圖示如下：

⁵⁶ 中村元，《佛教語大辭典》（東京：東京書籍株式會社，1975），頁533。

⁵⁷ 平川彰，《佛教漢梵大辭典》（東京：靈友會，1997），頁281。

⁵⁸ 此處八十《華嚴》「四無色」對應之藏文本原文為「གཟུགས་མེད་བཞི་གནས་ནམས」(德格本藏文大藏經, 36-215a)，梵文本為「ārūpya sthānāni」(P. L. Vaidya, *Daśabhūmikasūtram*. p. 29.)，為「無色處」之意，原文並無表示「四」的用詞。八十《華嚴》漢文本為解釋性的增譯，四十《華嚴》則譯為更長的「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」。西夏文本係由漢文本八十《華嚴》譯來，故僅就漢文「四無量」討論之，梵、藏文底本無「四」亦不影響立論。

⁵⁹ 唯藏語「བཞི」放在最後，西夏語「𐵇」放在最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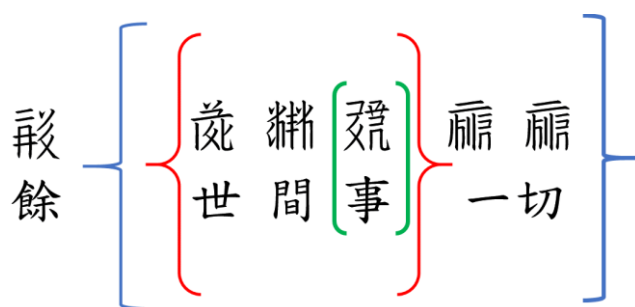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西夏語「餘一切世間之事」的修飾關係圖

西田先生譯為「餘の一切の世間事」，與筆者所分析之階層相同。本段經文之用詞與其詞序充分呈現了西夏語的特色，也證明了西夏文佛經並非機械地轉譯漢文，而是依照西夏語語序來建立譯文的架構。

𪗇	𪗈	𪗉	𪗊	𪗋	𪗌	𪗍	𪗎
gijj ¹	ye ²	nioww ¹	ku ¹	to ²	zji ²	phie ²	neej ²
利	益	故	則、故	盡、咸	悉	開	示

八：為利益故咸悉開示

西：為利益故咸悉開示

𪗏	𪗐	𪗑	𪗒	𪗓	𪗔	𪗕	𪗖	𪗗	𪗘
mjiij ²	mjiij ²	zji ²	phju ²	tha ¹	tsjiir ¹	ya ²	no ²	dzjiij ¹	phji ¹
漸	漸	最	上	佛	法	[處所]	安	住	令、教

八：漸令安住無上佛法

西：漸令安住無上佛法

「𪗉𪗊」二字作為表示原因子句的語法功能詞組，詳細討論請見筆者之前的論文。⁶⁰對譯「利益」的「𪗇𪗈」一詞，在西夏語《妙法蓮華經》中曾經對譯漢文的「利益」或「饒益」。⁶¹

西田先生雖未翻譯本段西夏經文，但在本論文之引文第一段已將「𪗋𪗌」譯為「皆な悉く」（全部都）。「𪗋𪗌」見於《掌中珠》201「𪗋𪗌𪗍𪗎」（盡皆全備）詞條，對應漢文「盡皆」，與本段經文對應之「咸悉」，以及本段引文第一段所對應的「咸」，都是「全、盡/all, altogether」之意。

⁶⁰ 吳國聖，〈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考〉，頁198-199。

⁶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*. II, p.640.

「𣎵」意為「開、解」，「𣎵」則是「指示、示現、教示、闡明」。「𣎵𣎵」（開示），在《妙法蓮華經》中曾對應漢文「開闡」。⁶²

「𣎵𣎵」在《華嚴經》中對應漢文「無上」。若參考現藏俄國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木刻本 Танг 419 之題名《𣎵𣎵𣎵𣎵𣎵》：⁶³

𣎵	𣎵	𣎵	𣎵	𣎵
zji ²	phju ²	phji ¹	lwər ²	rejr ² ⁶⁴
最、甚	上	意	經	經、典

「𣎵𣎵𣎵𣎵𣎵」對應的漢文經名為「最上意經」，即「最上意陀羅尼經」（*viśeṣavatīnamadhāraṇī(sūtra)*）之簡稱。「𣎵𣎵」二字對應的漢文是「最上」，與本經對應的「無上」，都是「至上」之意。

四、結論

本文在 50 年前西田龍雄的研究基礎上，延續筆者先前的研究，重新分析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段落之後半段。作為一種以距今八百年前的語言所撰寫的文獻，吾人對西夏語文，乃至西夏文文獻的理解，尚有不少努力與進步的空間。為了避免近人對古代語言的誤解，繼續累積成為日後的問題，本研究採用「以經解經」，也就是以西夏文獻解釋西夏文獻的方法，配合對漢文《華嚴經》經文的解讀，相輔相成，從夏漢文之間的比對，討論可能的解讀方案。

從本文的討論中，我們觀察到西夏譯場翻譯漢文八十《華嚴》為西夏文本的成果，即現存的西夏文《華嚴經》經文，與漢文十分貼合，看得出來譯者對漢文原文的理解相當好。從西夏譯文的忠實逐譯，可以假設主要譯者對閱讀漢文佛典應該沒有障礙。翻譯不只是文意的轉譯，更重要的是要讓讀者能順利理解譯文。西夏譯者們運用各種手法，直譯或意譯了許多複雜的佛學名相與概念，既保存了漢文佛典的內容，更兼顧了西夏語文的現實，讓西夏語使用者能透過自己的母語知識，來理解複雜的哲理。今天我們正因有了西夏譯場留下來的數量龐大的佛典譯文，提供了寶貴的對譯資料，才能增進對西夏語文與歷史的認識。

⁶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*. I, p.560.

⁶³ Е. И Кычанов и т.п., *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*. (Киото: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, 1999), p. 474.

⁶⁴ 李範文擬音為[lhejr²]。李範文，《簡明夏漢字典》，頁522。

這一系列「世間技藝」，雖然屬於世間法的範疇，但依經典所述「但於眾生不為損惱」，可以利益眾生。「為利益故，咸悉開示」，最終可以讓眾生「漸令安住無上佛法」。這些「世間技藝」不僅對眾生及佛法有大利益，相應的西夏語經文還對許多學術問題提供了啟發與提示，實是殊勝可貴。

參考文獻

- 《སངས་རྒྱལ་པལ་པོ་ཆེ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ཤིན་ཏུ་རྒྱས་པ་ཆེན་པོའི་མདོ།》，德格本藏文《大藏經》，phal chen, 35ka 1b1-38a 363a6。
-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，CBETA 2023.Q1, T24, no. 1452。
- ལྷོ་ལོན་ཏན་རྒྱ་མཚོ་དང་བྱང་རིག་ལོ་གཉིས་ཀྱིས་བཟམས་，〈སེཾན་མཛོད་དགའི་གླིང་བ་དགོན་གྲོང་གི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ས་རྒྱས་པ།〉，(ལན་གུའུ་：ཀན་སུའུ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་དཔེ་སླུ་ཁང་，1998)。
- 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(八十華嚴)，CBETA 2023. Q1, T10, no. 279。
- 東晉天竺三藏佛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(四十華嚴)，CBETA 2023.Q1, T09, no. 278。
- Eric D. Grinstead, *The Tangut Tripitaka*. (New Delhi: Sharada Rani, 1971).
- Vaidya, P. L. *Daśabhūmikāsūtram*. (Darbhanga: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-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, 1967).
- Кешинг, К. Б., *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: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: Факсимиле Ксилографа*. (Москва: Изд-во "Наука, " Глав. ред.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-ры, 1983).
- Кычанов, Е. И и т.п.. *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*. (Киото: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, 1999).
- Кычанов, Е. И., 荒川慎太郎, *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(Си Ся) Языка: Тангутско-Русско-Англо-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*. (Киото: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, 2006).
- Невский,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, *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: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. I-II* (Москва: Изд-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1960).
- 中村元，《広説佛教語大辞典》，(東京：東京書籍，2001)。
- 中村元，《佛教語大辞典》，(東京：東京書籍株式會社，1975)。
- 史金波，《西夏文教程》，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3)。
- 平川彰，《佛教漢梵大辞典》，(東京：靈友会，1997)。
-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，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》2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)。

- 西田龍雄，《西夏文華嚴經》1-3。(京都：京都大學文學部，1975-1977)。
- 西田龍雄，《西夏語の研究：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》，(東京：座右寶刊行會，1966)。
- 吳國聖，〈《華嚴經》「如孝子心」的梵藏漢文本對勘問題：論《華嚴經》的版本異同〉[Textual Criticism on “如孝子心” in Sanskrit-Tibetan-Chinese Editions of *Avatamsaka Sutra*: A Discussion on the Ancient Editions of *Avatamsaka Sutra*]，〈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〉上冊 [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a-yen Buddhism 2019 Vol. 1]，(臺北：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，2019)，頁 55-86。
- 吳國聖，〈西夏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「世間技藝」考〉[On the temporal skills: Philological Collation in Tangut *Daśabhūmika, Avatamsaka Sutra*]，〈2022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〉下冊 [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a-yen Buddhism 2022 Vol. 2]，(臺北：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，2022)，頁 195-207。
- 吳國聖，〈西夏文華嚴經中的「孝」：基於梵、藏、漢、西夏文本對勘之研究〉[“Hsiao/Xiao” (Filial Piety) in Tangut *Avatamsaka Sutra*: Textual Criticism on its Sanskrit-Tibetan-Chinese-Tangut Editions]，〈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〉下冊，(臺北：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，2019)，頁 327-353。
- 李範文，《簡明夏漢字典》，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2)。
- 林英津，《西夏語譯〈真實名經〉釋文研究》，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，2006)。
- 林英津，《夏譯《孫子兵法》研究》，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4)。
-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7》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)。
-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10》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)。
-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，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11》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)。
-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，《漢語大詞典》，(上海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2001)。
- 橫山紘一、広沢隆之，《梵藏漢対照・藏梵漢対照佛教語辞典：瑜伽師地論に基づく》，(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，1997)。

韓小忙，《西夏文詞典·世俗文獻部分》，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1）。

聶鴻音，《西夏文字和語言研究導論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）。

聶鴻音、史金波，〈西夏文《三才雜字》考〉，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》，1995：6
（1995），頁 81-88。

龔煌城，《西夏文辭典》（未出版手稿）。